

3. 生命的呼喚

清晨，天際泛起一抹微藍，街上的一切都籠罩在柔和的晨光中，我如往常般去往街頭的那家包子店，挑選著該以怎樣的美味開啟這新的一天。遠處傳來鳥兒的歌聲，樹葉也被風吹得沙沙作響，一切都顯得生機勃勃，令人的心情也不自覺地好了起來。

與包子店的老闆寒暄過後，我便提著兩袋小籠包踏上了歸途，一袋留著填滿我那隱隱作痛的胃，另一袋則用作給巷口的「小保安」們交「保護費」。接連幾聲口哨吹出，熟悉的身影卻遲遲未出現。平日里，這裡總是聚集著一群毛色各異的小狗，十分討人喜歡，街坊鄰居親切地稱牠們為「汪汪隊」。牠們最愛在夜裡充當著保安的角色，與街燈一塊兒護送著人們走在那條回家的夜路上，絕對稱得上是寂夜中的佳友。而清晨時分，牠們便總是等在這裡收取夜晚勞動的「酬勞」，可如今卻不見半分蹤跡。苦尋無果，我只得先回了家。

牆壁上貼著幾張白紙黑字的告示，其中「文明養犬」的字樣特意用了醒目的紅色強調，我本想停下來仔細看看，無奈腹部的低吼不斷響起，向我抗議，我便也不再停留。我熟練地拿出鑰匙開門，換鞋，關門，一氣呵成。嘴裡吃著仍留有餘溫的小籠包，手也沒歇著，不斷滑動著新聞版面。

視線停留在一處「惡犬傷人」的新聞上，點進新聞中附上的視頻，只見一隻黑色毛髮的大型犬攻擊著一名女童，畫面觸目驚心。我趕忙往下查看，經調查發現，那惡犬是有主人的，且犬種是著名的烈性犬，理應嚴加管束，事發時，主人

卻不在現場，犬隻身上甚至見不到牽引繩的影子。發生這樣的悲劇，背後顯然與主人的放縱和不負責有著緊密的聯繫。

事件一出，馬上引起了社會各界的關注，一時間，「狗患」成為了社會的焦點議題。一部分網民們高喊著消滅所有的流浪犬隻，全國多地也極為迅速地開展了相關工作，但方法似乎不太正確。流浪動物被捕殺，被虐打的新聞鋪天蓋地地襲來，我心中頓時升起一股不祥的預感，隨即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穿好了鞋，朝門外奔去。

我四處奔走，終於在巷尾找到了汪汪隊的蹤影，以往牠們總是自由地在草地上曬太陽，如今卻像是感應到什麼般，默契地躲避在一起，活像遠古時期抱團取暖的人們。我慢慢走近，牠們卻不似往常那般迎上來，反而聽見腳步聲便四散而逃，惟有一隻棕黃色的小狗寸步不移。照理說，牠們不該如此警惕。我小心地上前，生怕將這最後一位也嚇跑，只見它緩緩躺下，露出最脆弱的肚皮向我示好。我仔細觀察著，那本應亮麗的毛髮有些發白，眼下的淚痕也透露著無人照顧的淒涼，直覺告訴我，這應當是隻因年事已高被拋棄的老狗，我隨口給它起名為小黃，這樣方便我們交流。伸手摸了摸它癢下去的肚皮，想必是餓了，我試圖餵些食物給它，口袋卻空空如也，出門時走得太急，那袋小籠包被遺忘在了餐桌上，除了手提電話，竟什麼也沒帶出來。

我決定去附近找間小舖，走前反覆叮囑小黃留在原地等我。一路小跑著，終於在拐角處找到一家便利店，我急忙付了錢，快步走著回去。汗珠一點點沁滿我

的額頭，我邊走邊想，就這麼一會兒，它應該沒有亂跑吧。可總有些時候，天不遂人願。當我拿著一根香腸回到那兒時，它早已悄悄地溜走了，我不禁有些懊惱，怎麼能指望狗聽懂我說的話呢。

夏日的晴空是明媚的，流動的空氣中充滿著生命的活力，烈日炙烤著大地，可就是在這片大地上，卻能捕捉到些許違和的聲音。我急忙向聲音的來源衝去，遠遠地就見方才還在向我示好的小黃被一張大網兜起，重重地摔在地上，我手中的那根香腸也應聲落地。只是愣了幾秒，我便反應過來，聯想到流浪狗被捕殺的那些新聞，我不自主地咬了咬唇，緊張地攥緊了拳頭。我不斷地擺動著雙臂，伴隨著急促的呼吸飛快地向那處趕去，心中不斷祈求那幾個魁梧的壯漢能放過它，可已然來不及。

幾聲悶響後，小黃奄奄一息地倒在血泊裡，身上變得傷痕累累，卻也不見眼神中有一絲恨意，透露出的只是對溫暖家庭的渴望和人類的信任。嘴邊仍有一絲微弱而顫抖的聲音，是生命的呼喚，試圖喚醒人性卻以失敗告終的呼喚。見此情形，我只覺得心裏一沉，腦中一片混亂。指甲無意識地扎進手心，卻也絲毫感覺不到疼痛。一條生命就這樣在我面前消逝了。

他們將它的屍體兜起，隨手倒進一個籠子裡，裏面還躺著無數個與小黃有著同樣命運的生命，人們甚至不願意給予牠們體面一些的死亡方式。牠們無法言語，但早已用自己的身軀與世人對話，彷彿在呼喊著，看看吧，這就是你們生存的世界，如此殘忍可悲。望著路邊的標語中赫然寫著友愛與和諧，頗有些諷刺的意味。

因為一隻惡犬，一個不負責任的主人，無數無辜的生命被牽連，人們只會遷怒於不會說話的牠們，卻無人深究造成這一局面的根源。牠們中沒有誰天生就是「流浪狗」，牠們可以自由地生存在世界上的某個角落，抑或是被人們圈養著，但不該是在無法容下牠們的城市中淪為喪家之犬，牠們本就不屬於這繁華的城市。人們為了滿足自己的一己私慾，將牠們帶來，卻不知責任心為何物，一次又一次地將牠們拋棄。

這些流浪著的生命，只要你仔細地看著牠們的眼睛，便能感受到那無聲的呼喚，彷彿在向人們祈求，它深深地觸動著我的心，我想，在這世界上，每個人都應該聽到這聲音。牠們的眼中有著屬於自己獨一無二的故事，或許你能看見牠們最開始受人類喜愛的時刻，又或許是夜晚只能住在巷子裡潮濕的水泥地或橋底下，餓了只能在街邊撿食殘羹剩飯的日子，這些全都無人關心。可一旦發生與牠們相關的事，卻又迫不及待地剝奪這些生命生存的權利，哪怕小心翼翼地活著的牠們有些無辜。但地球從來都不是只屬於人類的。

想到這裡，眼眶中的淚水有些不受控制，我試著向所謂的執法人員發出疑問：生命是平等的，除了人類外，動物也有生存的權利不是嗎？即便為了保全自身，不得不規避其中的風險，為何不願採取更加合理的手段？當木棍打在牠們身上時，能否聽見那一聲聲的哀嚎，其中充斥的都是對我們的呼喚。所有生命都理應受到善待，尊重生命，給所有生物平等的權利也是我們該有的意識。

與想像中一樣，無人願意回應我的話語，長篇大論得到的卻只有一個鄙夷的眼神，彷彿在笑我天真。我不禁扯起一絲苦笑，是啊，連我的呼喚都不能夠被重視，何況是被認為「低人一等」的生命呢。

那承載著諸多生命的貨車逐漸駛去，我也變得有些麻木，不知道自己在做什麼，將要做什麼，只是漫無目的地走著，不知走了多久，也不在乎。

天色漸暗，我照常沿著那條老路回家，不同的是，總愛跟在我身後的「保安」們已不在。行至那沒來得及看清的告示處前，似乎有什麼抓住了我的褲腳，低下頭便對上一雙漆黑的眼睛，我再次抬頭凝視著那張告示，而後抱起它，一同朝家的方向走去。

家中那袋沒來得及送出去的小籠包，以後就都給你吧。